

《急就篇》纺织服饰信息考辨三则

韩敏¹,李斌²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2.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要:[研究意义]《急就篇》里蕴含了丰富的纺织类名物信息,但学界多从注解和内容等角度来审视,从技术史和纺织服饰史的角度来检审则相当缺乏,导致一些错误的解释盛行。[研究方法]文章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研究结果和结论]提出《急就篇》“锦绣纁纁离云爵”句中之“爵”是“朱雀”而不是注解中常见的“孔雀”;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隐花波纹孔雀纹锦”应依据《急就篇》“春草鸡翘凫翁濯”一句释读为“隐花波纹凫纹锦”;此外,《急就篇》第十二章“旃裘鞞鞞蛮夷民”中的“裘”也并非华夏乃至汉族的鄙夷之物,而为华夏民族推崇之物,释文错误皆因未对“旃裘”做出正确的解读。

关键词:急就篇;朱雀;凫;旃裘

中图分类号:TS941.1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19)04-0015-06

Three Examinations on the Information of Textile Apparel in *Ji-Jiu-Pian*

HAN Min¹, LI Bin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rich information about textile names in *Ji-Jiu-Pian* which are mostly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annotation and content rather t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in the academic world, which leads to the prevalence of some wrong interpretations. The author, combining the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puts forward that the ‘Duke’ in the sentence of ‘Jinxiu’ is ‘the rosefinch’ rather than the ‘Peacock’ in the annotation. The ‘stealth ripple peacock brocade’ unearthed from the Han tomb in Mawangdui should be read as ‘The Peacock Brocade with Cryptographic Waves’ according to the *Ji-Jiu-Pian*. In addition, the ‘fur coat’ in ‘the barbarian people in fur coats’ in the twelfth chapter is actually not disdained by the Han people.

Key words: *Ji-Jiu-Pian*; rosefinch; wild duck; fur coat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作者史游，成书于西汉元帝时期，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识字课本^[1]。

今本《急就篇》共三十四章，凡 2,144 字，其中第七、三十三、三十四章为东汉人所补。其内

收稿日期:2018-11-03;修回日期:2019-07-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7YJJCZH079)

通信作者:韩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容,南宋王应麟将之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姓氏名字”,罗列了汉代常见的132个姓名;其二,“服器百物”,举凡锦绣、饮食、衣物、用具、虫鱼、服饰、音乐、庖厨、人体、兵器、车舆、宫室、树木、六畜、飞鸟、野兽、疾病、药品等方面的内容,共列举了600多种名物;其三,“文学法理”,包括职官、制度、刑罚等内容^[2]。该书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一部描述汉代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3]。故而,在编成之后,迅速流传^[4],成为汉以后直至隋唐六百余年通行的启蒙教材。《急就篇》中的相关信息涵盖了著书时代的方方面面。古今学者对该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从注解的研究情况来看,自东汉的曹寿以降,历代有多位学者对《急就篇》进行过注解工作,其中贡献较大的有唐代颜师古的《急就篇注》和南宋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亦从义例和注疏两方面入手,写就《急就篇疏记》,认为《急就篇》“分别部居不杂厕”“实为后来字书据形系联之先驱”^[5];从版本校勘的研究情况来看,又先后有孙星衍《急就章考异》^[6]、王国维《校松江本急就篇》^[7]等著述;从其内容的研究情况来看,又包括蒙学教育、生活百科、全书编排结构、书法、医学等方面的研究^[8]。此外,还有考述《急就章》的硕博学位论文十篇^[9],该书还蕴含着丰富的纺织服饰信息,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仅在部分学者的著述和论文中偶有提及,如张传言的《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10],该文对《急就篇》中“辀帑”的含义进行了释读,系统的研究和考据《急就篇》纺织服饰文化的著述还没有。幸赖丰富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考辨信息,故作此文以补遗阙,求教于方家。

1 “爵”为“朱雀”之辨

《急就篇》第八章有“锦绣纁纁离云爵。”对于“爵”,有学者直接解释为“爵”,通“雀”,也即孔雀纹^{[1]53},此说来自颜师古,《急就篇注》:“爵,孔爵也。”后人多从其说。然而,关于“锦绣纁纁离云爵”之“爵”的解读,笔者认为释读为“孔

雀”有待商榷,此处“爵”解释为“朱雀”,或许更贴近作者原意。理由如下:

其一,秦汉时期神仙思想盛行。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方士得到重用,人们也大多沉迷于赴海外仙山求仙活动中。西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格局,使得原有的成仙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于仙境的憧憬和企盼长生的渴望,特别是汉武帝等帝王的提倡,造就了汉代极富神秘色彩的织锦纹样,朱雀纹则是其中较为常见的类型。

朱雀纹来源于当时盛行的道教文化中的“四神”崇拜,“四神纹”指的是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像组成的一组纹样,它们各自代表一方,又兼具色彩的含义。依次为青龙,主东方,青色;白虎,主西方,白色;朱雀,主南方,红色;玄武,主北方,黑色^[11]。其形象在汉代的陶器、青铜器、玉器、砖石、瓦当等材质上都有比较丰富的体现。典型的有四神纹瓦当、四神纹玉铺首、规矩四神纹铜镜、博局纹四神镜、四神纹炉、镶嵌四神纹带钩、四神纹印张等^[12]。同时,作为汉宫帝王居所的未央宫,也有关于朱雀的记录,如《三辅黄图·未央宫》记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足可见朱雀在汉代的广泛流行。加之,汉代民间将朱雀形象视为亲神好巫、求长佑生的精神寄托,使得朱雀的形象成为当时主流文化中羽化升天思想的象征符号,迎合了人们对仙境的向往和对长生的追求^[13]。反观孔雀的形象,在同时期古代典籍中记录较少,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曰:“赵佗……献孔雀两双”^[14],仅见于朝贡之中。与朱雀民间的广泛流行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作为蒙学读物的《急就篇》,首先向孩童普及介绍的应为民间广泛信仰的朱雀而非孔雀。

其二,有学者认为《急就篇》中反映的名物信息,从地域来看,应归属于中原地区^{[10]127},加之《急就篇》还是汉代直至唐代数百年里长期流传的综合性蒙学教材,笔者赞同其说,认为

其记载的名物应为中原地区常见之物。而孔雀,据笔者前文所引《汉书》的材料可知,为南越王赵佗进贡之物,非中原物产。此外,晋人陆翊《邺中记》记载了后赵时期邺城官府手工业机构“作锦署”的织锦情况,其文曰:“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不可尽名也。”^[15]这一引文亦表明公元4世纪初期,邺城朱雀锦的常见和盛行,蒙书中取材更易见的朱雀纹饰而不是极少见到的孔雀,也顺理成章。

文焕然、何业恒二位先生在其《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变迁》一文中曾讨论了我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可分为三个区:(一)长江流域;(二)岭南,(三)滇西南……历史时期中国的孔雀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16]同时,他们还对典籍中记录的西北塔里木盆地有孔雀出现持怀疑态度,并未作为一个孔雀分布的分区来讨论。王子今先生《龟兹孔雀考》^[17]一文引用《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櫨、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玕、珊瑚、虎魄、壁流高。它畜与诸国同”,且又引用《急就篇》中孔爵为孔雀的唐人颜师古的释文,亦忽视了《汉书》写作时代较《急就章》偏晚,存在误读的现象,况且出土孔爵之物,亦可为刻画朱雀升仙之图景,并无确定禽鸟之说。

其三,《急就篇》是教导适龄儿童的蒙学读物,字句间讲求朗朗上口,容易诵读。“锦绣纒纒离云爵。”一句之“离”,一说为“长离”,“长离”见于东汉张衡《思玄赋》,唐人李贤释为“长离,朱鸟(凤)也”,同笔者前文所引“凤凰朱雀锦”类似,故而此处之爵应释读为朱雀,更为贴近当时人的阅读习惯。

综上所述,《急就篇》中的“爵”,应是汉人精神世界所幻想的能得道升天、羽化成仙的神鸟——朱雀形象的反映。考之当代考古发掘中所见之朱雀形象,其大气洗练的王者之风、矫健有力的线性特征^{[13]37},包含了浓烈的人神合一的情感,是汉代风尚的反映。但是至唐时,《急就篇》已成为高深难懂的读物,尽管有颜师古这样的大家来做注释,受限于时代因素,唐人喜爱孔雀的风尚^[18]便不自觉为颜师古所注入到《急就篇》中,引起了千百年的误读。

2 “隐花波纹孔雀纹锦”之“孔雀纹”是为“鳧纹”辨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江陵凤凰山出土有考古学者命名的“波纹孔雀纹锦”,如图1所示,但研究纺织服饰史的学者却依据《急就篇》第八章之“春草鸡翘鳧翁濯”称之为“鳧”纹锦^[19],二者孰对孰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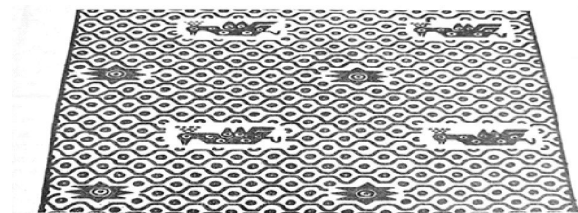


图1 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隐花波纹孔雀纹锦”

Fig1 The Peacock Brocade with Cryptographic Waves unearthed from Mawangdui Han Tomb

笔者查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一书,发现命名为“隐花波纹孔雀纹锦”(图1)的图案被描述为:以线条为主,组成满地网状的横波纹。在这满地横波纹中,按平纹式嵌入两种不同形状的模纹,一排模纹是展翅的“孔雀”图案,形状较大。另一排横纹是不规则八角形,形状略小,以横列上下交替相间的排列,布满绸面^[20]。考古学者凭借纹样上类似孔雀的外形,便命名为孔雀纹锦。但动物学者告诉我们,孔雀多栖息于树上或阴凉之地,其性喜温热,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而这件“隐花波纹孔雀纹锦”却将“孔雀”置身于粼粼波光中,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但如果我们将其

看作是一只只水禽，悠悠于波光粼粼的湖面，才更符合生活中的真实境况。

《急就篇》中的“春草鸡翘凫翁濯”这句指的是古代织工在织物上绣上春草、鸡翅等图案，“濯”可理解为水鸭（野鸭）在水中回旋嬉戏的样子，更贴近凫的生活习性，并无体现孔雀习性的叙述。

凫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出现，如《诗经·大雅·凫鹥》中即有关于凫的叙述。从凫的外貌特征来看，三国吴人陆玑在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言道：“凫，大小如鸭，青色，卑脚，短喙，水鸟之谨愿者也。”这句话详细地描述了凫的外貌特征：大小和鸭近似，羽毛为青色，腿和嘴巴都较短。《尔雅》有言：“凫雁丑，其足蹠，其踵企。”晋人郭璞释读为：“凫雁之类，脚指间有蹠蹠属相着，飞则伸其脚跟企直。”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凫的外貌特征与《现代汉语》中所描述的鸭的外形相似^[21]。

从凫的生活习性来看，宋人陆佃言道：“《楚辞》曰：‘汜汜若水中之凫。’盖沉浮善没而又容与，与波上下。”罗愿亦说：“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俗谓之冠凫，善飞。”清人毛奇龄在其《续诗传鸟名》中说：“凫，水鸟，一名沉凫。凫者，浮也、尝浮水面，第见人，则没入水中，故曰沉。”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对凫的生活特性亦有描述，其文曰：“（凫）东南江海湖泊中皆有之。数百为群，晨夜蔽天而飞，声如风雨，所至稻粱一空。”^[22]从这些引文来看，凫的生活区域比较广泛，在江河湖海中均可生存，且喜群居，常以谷物为食物。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来看，野鸭（水鸭）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均符合《急就篇》中“凫”的特性，而孔雀的生活习性却无法与水中嬉戏相符，尽管上述汉锦上的鸟纹外形酷似孔雀，然则以凫纹释读更能表现原意。因此笔者认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波纹孔雀纹锦”应命名为“隐花水波凫纹锦”。

3 “旃裘”与“裘”之辨

《急就篇》第十二章有“旃裘鞞鞞蛮夷民”句^[180]。旃同“毡”，是一种通过物理加压、加湿等方式，将兽毛加工成片状的毛制品。裘则指的是毛皮的衣服^{[21]1075}。故而，有学者将旃裘两字分开，解释“旃裘蛮夷民”为“毡、裘的使用是不文明的蛮夷所为”；或将“毡裘”不分开，直释为裘^{[21]153}，依然是指不文明的蛮夷行为。笔者查阅其他典籍，发现《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六章有“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另外，《论语·雍也》第四章也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的表述，这两条的表述，使后世将“乘肥衣轻”“乘肥马，衣轻裘”看成奢侈生活的象征。上述两种对“裘”的不同解读，会使一些学者包括笔者在内都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裘是华夏文明（其后逐渐演变为汉文明）所鄙视的蛮夷之人穿戴之物，那么一生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子为何会让他的学生公西华（引文中的赤）去穿戴呢？这着实令人费解，到底是《论语》还是《急就篇》的解释错了呢？

有学者认为假若将“旃裘”两字合起来解读的话，即可得出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如下：《急就篇》中“旃裘鞞鞞蛮夷民”一句中“旃裘”后“鞞鞞”二字应作为一个词使用，颜师古注：“鞞鞞，胡履之缺前雍者也”^{[21]153}，即露出脚趾的皮制鞋子。而《急就篇》是用于蒙学教育的读物，字句间讲求对仗工整，因此“旃裘”与“鞞鞞”应是并列的两个词语^[23]。笔者赞同其说，认为此处的“旃裘”应指的是毡衣，因毡子制作粗糙、气味浓烈，才会被华夏文明的士人鄙视。

再单看“裘”，《周礼》中记载有“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24]，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天官中设置有司裘的职位，从其职权来看，一方面可以说明在周代，制裘具有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意义；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在周代政治体

系中,皮裘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和手段,维系着政治秩序,因为它是作为周天子祀天和赏赐诸侯臣下必备之物而存在的。故而,这时期裘的华服形制和质量绝非少数民族制作的裘服、旃裘能比。

因此,笔者认为华夏文明及其后的汉文明自始至终都没有歧视过裘服,甚至裘衣还被大量使用,不然也不会有华夏文明始祖伏羲“冬裘夏葛”的记载。而《急就篇》中的“旃裘”,只是北方民族的“毡衣”,并非皮服。而所谓华夏文明“歧裘”的观点,可能源于《急就篇》,在解释“旃裘”时未将“裘”与“旃裘”做出正确的区分造成的。

4 结语

历代《急就篇》的注疏有利于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对于其所蕴藏的纺织服饰的相关信息的解读却有“以今观古”的误解,导致其背离作者史游生活的年代及《急就篇》成书年代的纺织服饰技术背景,形成错误的技术认识,一直影响到当下。通过文献考释及考古材料的结合研究,笔者认为:《急就篇》第八章中“锦绣纁纁离云爵”中“爵”为“朱雀”;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隐花波纹孔雀纹锦”应依据《急就篇》第八章“春草鸡翘毳翁濯”一句释读为“隐花水波毳纹锦”;此外,《急就篇》第十二章“旃裘鞞蛮夷民”中的“裘”也并非华夏乃至汉族的鄙夷之物,而为华夏民族推崇之物,释文错误皆因未对“旃裘”作出正确的解读。

参考文献:

- [1]史游.急就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4:1.
SHI You.Ji-Jiu-Pian[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1.
- [2]史游.急就篇[M].长沙:岳麓书社,1989:331-335.
SHI You.Ji-Jiu-Pian[M].Changsha:Yuelu Press,1989:331-335.
- [3]沈元.急就篇研究[J].历史研究,1962(3):62.
SHEN Yuan.Research on Ji-Jiu-Pian [J].History Research,1962(3):62.
- [4]近年来与《急就篇》有关的文字资料先后有居延汉简残本、敦煌汉简残本、东汉砖刻残本、东汉墓砖残字、魏刻古文残字、晋人书纸本、吐鲁番真书古注本、吐鲁番真书白文本等八种文本出土,足见《急就篇》流传之广。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eight kinds of literary materials related to jijiupian, Dunhuang, Eastern Han, Eastern Han, Tomb, Wei, Jin, Turpan and Turpan, which are widely circulated.
- [5]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90.
ZHANG Shun-hui.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Literature and Records[M].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0:90.
- [6]孙星衍.急就章考异[M].嘉庆三年影印本。
SUN Xing-yan.Ji-Jiu-Pian Collate Variants in Textual Research [M]. photocopy of Emperor Jiaqing three-year.
- [7]王国维.王国维遗书(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34.
WANG Guo-wei.Wang Guo-wei's Succession (6)[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11:1-34.
- [8]陈璐.急就篇研究综述[J].世纪桥,2015(10):95-96.
CHEN Lu.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Ji-Jiu-Pian [J].Century Bridge,2015 (10): 95-96.
- [9]笔者检索知网数据库,共发现.刘伟杰.急就篇研究[D].山东大学:2007等十篇论文。
The author searches the Cnki database and finds ten papers such as Liu Weijie's Research on Ji-Jiu-Pian.
- [10]张传官.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9-127.
ZHANG Chuan-guan.A Study on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Ji-Jiu-Pian.Journal of Fud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2(3):119-127.
- [11]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46-147.
TIAN Zi-bing,WU Shu-sheng,TIAN Qing. History of Chinese Patterns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146-147.
- [12]庞进.中国凤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72-73.
PANG Jin.Chinese Phoenix Culture [M].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7:72-73.
- [13]李茜,吴卫.秦汉时期朱雀纹艺术符号形式语言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7.
LI Qi,WU Wei.Research on art symbol rosefinch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J].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 2012 (2): 37.
-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51-3852.
BAN Gu.Han Shu[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62:3851-3852.
- [15]因该书原书已亡佚,笔者参见徐坚等撰:初学记卷27锦第六所引之邶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655.

- As the original book of the book has been lost, the author refers to Xu Jian and other writings: *Book of First Learning* (Volume 27, Jin Sixth), cited by the *Records of Youzh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655).
- [16]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67.
- WEN Huan-ran, etc.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Chinese History [M].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6:167.
- [17]王子今.龟兹孔雀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2-84.
- WANG Zi-jin. A Study on the Peacock at Qiuci [J].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4):82-84.
- [18]如唐人段公路在其北户录中称孔雀为“真神禽也”。
- For example, Duan Gong-lu of Tang Dynasty in its *Beihulu* called the peacock as a Magic bird.
- [19]赵丰,樊昌生,钱小萍,吴顺清.成是贝锦——东周纺织织造技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0.
- ZHAO Feng, FAN Chang-sheng, QIAN Xiao-ping, WU Shun-qing. Research on Textile and Weaving Technology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120.
- [20]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7.
- Shanghai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Silk Industry Company. Textiles unearthed from No. 1 Han Tomb in Mawangdui of Changsha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0: 37.
-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499.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 [Z].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1499.
- [2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七[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62.
- LI Shi-zh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Vol. 47) [M].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Press, 1988:62.
- [23]李强,李斌,梁文倩.论语中的纺织服饰考辨[J].丝绸,2019(2):96-101.
- LI Qiang, LI Bin, LIANG Wen-qian. Textual research on textile and costum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 Journal of Silk, 2019(2):96-101.
- [24]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491-496.
- SUN Yi-rang. Comments on Zhou Li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491-496.

(责任编辑:李强)